

诗人

□ 安 谅



漫画 / 崔泓

明人家来了一位客人，高大、肌肤呈小麦色的诗人D。开门迎候时，明人暗忖，这诗人D不是在洛杉矶吗？怎么悄无声息地就来了？

上次略备薄酒相待诗人D，已是三年前的的事了。那时，诗人D情绪有些低落。都知道他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没想到本人精神萎靡。诗人D首先扯起了诗的话题，但明人让他朗诵几首原创新作，他说，没兴致，倒是脱口而出一段名诗句：“那时有梦 / 关于文学 / 关于爱情 / 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/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 / 杯子碰到一起 / 都是梦破碎的声音。”他说他十分迷茫，想回来干事，毕竟奔六十了。可是，到底能干什么呢？

诗人D是明人年轻时的诗友，曾激情澎湃，富有感染力。在文学沙龙，他朗诵

时的表情和气度，引发许多年轻女孩对他的爱慕。当年，他名声虽不如舒婷、北岛等名家，但就像普希金在莫斯科那样，时常出入各类文学活动，毫不羞羞答答地诵读自己的诗作。尽管有人说他的诗句太直露，但谁也不能否定他的情绪饱满，情感的真挚坦诚。

几年后，随着一股潮流，他前赴美国。走前，他和许多人说，他需要诗，也更需美金。诗人D的称呼，由此传开。这D既是他姓的首拼，也是Dollar（美金）的代称。多年过后，都在说诗人D在做唐人街的业务，赚得不能说盆满钵满，在华人圈，也是半个富翁了。

现在他有心回归，却茫然如在大海里飘浮的小舟。明人说，“你自己怎么想的，就怎么说呗，不用犹犹豫豫、拐弯抹

角，你不是这种风格。”似乎是被明人激活了，诗人D终于几句话表述了自己的想法：“搞一个既能赚钱，也有文化品味的的项目。比如与某知名拍卖行联手，建立一个海外艺术展销中心，我认识好多海外的艺术家……”

对此，明人不乏一贯地对他人事业的鼓励之心。来时，诗人D眼神迷茫；去时，他又恢复了当年众目睽睽下诵读时的炯炯目光。在沪逗留一年多，诗人D殚精竭虑地筹备，而项目依然空悬。又因洛杉矶的业务呈衰败之象，他不得不匆匆返回。

疫情期间，诗人D的信息寥寥无几。这回他似乎从天而降，而明人与他的交谈话题，自明人正再次阅读的那本《苏东坡传》起头。“林语堂的？”他问。“没错。”明人答。“东坡离开京师，才会出好诗。”他说。“没错，不过京师应该是他的诗流传影响最大的地方。”明人说。

“我喜欢他的赤壁怀古词，大气，豪气，无诗可比之气。”他沉吟了一会，又说：“听说你退二线了？这可不像你这拼命三郎呀。是没奔头了？”

明人一笑道：“人生各有志，此论我久持，他人闻定笑，聊与君子期。”“再说，人生由简到繁，这个年龄了，该是由繁至简才对。要说奔头，精神的升华，是永无止境的。没错的话，你是不是也在选择？”他抿嘴一笑。都是老友了，这点心事能够揣摩得到。诗人D也笑了，似乎已胸有成竹。

不久就听有人讥讽道，诗人D搞了个书院，研究东坡等士大夫，但门面冷清。明人笑道：“冷清并不错，太热闹反违初衷。”他又说：“且走着瞧，诗人D这回说不定选准了路。我这就想去看一看呢！”